

中国历代经典作家传世之作系列·小说卷

官场现形记 (下)

李宝嘉 著 王恒展 校点

山东文艺出版社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话说冒得官回家之后，嘱咐太太把女儿扎扮停当，又收拾了一间房屋；将家中上下人等统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来，先送信给统领的小戈什，托他务必将此事拉拢成功，感德匪浅。自己却躲在一个朋友家去过夜。

却说统领向例，每天这顿晚饭是从不在家吃的，托名在外面应酬，其实是天天在秦淮河里鬼混。这天到了下午，仍旧坐轿出门，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钓鱼巷里吃酒。约摸应酬到十一点多钟，毕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轿回去。小戈什的心上明白，预先叮嘱轿夫，叫他把轿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馆跟前，打门进去。羊统领假充酒醉，跟了进来。此时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当把他一领领到小姐房中，众人一哄而出。统领等房中无人，才上前同小姐勾搭。听说这一夜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冒小姐只是不答，赛同哑子一样。羊统领以为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

良宵易过，便是天明。羊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忽听得大门外有人敲门，打的震天价响。随后接着有人出来开门。这进来的

人分明是个男人声气。羊统领虽然是个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时，不禁心中害怕起来，生恐是小戈什误听人言，以致落了他们的圈套。连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察看动静。听了听，只听得房间外面有人低低的说话，于是羊统领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长衣，轻轻拔去门闩，拿在手中，预备当作兵器，可以夺门而出。说时迟，那时快，羊统领在里面各事停当，走到门前，又侧着耳朵听了一听，谁知反无动静，于是心上更为惊疑不定。想要开门，一时又不敢去开，只得呆呆站立在门内，约摸站了有两刻钟之久。冒小姐业亦披衣下床。此时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统领越看越爱，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轻轻说得一句道：“天还早得很，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冒小姐亦不理他。却不料这一问早被门外一个人听见，用手指头轻轻把门叩了两下，亦说道：“天还早得很，统领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羊统领一听门外有男人说话，这一吓非同小可！但是说话的声音很熟，一时想不起是谁，怔在那里半天喘不出气来。还是冒小姐爽快，连忙迈步走近门前，伸手将两扇门豁琅一声拉了开来，说了声“有话让你们当面讲”。羊统领起初还当是小姐过来拉他的，却不料有此一番举动。房门开处，朝外一望，只见一个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貌。羊统领满腹狐疑，更是摸不着头脑。正在两难的时候，幸亏门外跪的人先开口道：“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师。难得老师赏脸，沐恩感恩匪浅！”说完这两句，抬起头来听统领吩咐话。羊统领仔细一看，认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无主意。只听得冒得官又说道：“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我求统领！”一言未了，他女儿亦跪下了。

羊统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见他们跪着不起，知道没有歹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里说道：“你们

这番好意我都晓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来之后，又请一个安，说道：“全仗老师栽培！”其时脸水早点心都已齐备。羊统领只揩了一把脸，立刻要走。冒得官父女两个拉着，抵死不放，定要统领吃过点心再去。羊统领无奈，只得每样夹了一点吃了方才走的。冒得官又赶出门外，站过出班，方才进来。

自此以后，羊统领便天天到他家走动。又过了两日，却把冒得官传了去问过仔细，见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还来不及，那里有工夫管这闲事，便也不去追问。统领回来，便借了一桩事，把朱得贵的差使撤掉还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办他的递解。朱得贵急了，到处托人替他求情。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说：“我去替你求情。”见了统领鬼混了一阵，统领非但不革他的功名，并且还赏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标下去当差。一个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叫朱得贵非但不恨他，而且还感激他：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

话分两头。且说羊统领在江南久了，认识的人亦就渐渐的多。而且他南京有卖买，上海有卖买，都是同人家合股开的。便有他现在南京一片字号里做挡手的一个人，其人姓田，号子密，徽州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头发不多，只拖了一根极细极短的辫子；因此众人就送他一个表号，叫做“田小辫子”。这田小辫子做了十几年的挡手，手里着实有钱。近来忽然官兴发作，羊统领便劝他道：“如要做官，捐个同、通到江南来，有我的面子，无论那个道台跟前托托，差使是一定有的。”无奈田小辫子在南京住久了，磕来碰去的官，道台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钱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

只好听其所为。等到上兑之后，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东家找了一个人接手，他便起身进京引见。

他东家往来的人都是官场，他在官场混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官场的规矩应该是在行的了，谁知大谬不然。不要说别的，单说他进京引见的时候，有人请他上馆子吃饭，他到的晚了，大伙早已入了座，还有叫的条子亦在那里，他进门之后，见了人就作揖，见了相公亦是作揖。后来人家问他：“怎么你见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说：“我看见他们穿着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时候，那些局子里当差的老爷们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见了他们，疑心他们是部里的司官老爷才从衙门里下来。他们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横竖‘礼多人不怪’，多作两个揖算得甚么！”自己做错了事，人家说说他，他还不服。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出多少。

等他到省之后，齐巧这江南的藩司、粮道、盐道统通换了新人，他一个也不认得。这天大早，头一个上制台衙门，到了司、道官厅上。人家是晓得制台脾气的，总要打过九点钟才上衙门。他一进官厅，就在炕上头一位坐下。后来等等大家不来，他便不耐烦，独自一人坐在炕上打盹，穿着簇新的蟒袍补褂，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会，各位候补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没有差使的，霎时间络络续续来了五六十位。号房看见别位大人来到，方才把他推醒。他一只手揉眼睛，却拿一只手满身的乱抓，说是炕上有臭虫，把他咬着了。说话间定睛一看，一见来了许多人，把他吓了一跳。幸亏全是候补道，其中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连忙下炕，一一招呼，招呼之后，正待归坐，却见一个人走了进来，也是红顶花翎，朝珠补褂。他却不认得这人是谁，见了面，一揖之后，忙问：“贵姓？”那人说：“姓齐。”接下来又问：

“台甫？”旁边走上来一位候补道，是羊统领的熟人，曾经托过他招呼田小辫子的。这位候补道忙把田小辫子一拉，说了声“这是方伯”。田小辫子连忙应声道：“原来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藩台也不理他，径自坐下。

这个挡口，外面又进来一个人，大家都认得是两淮运使，新从扬州上省禀见的。众人见了，一齐都招呼过。独有田小辫子又顶住问“贵姓、台甫”，运司说了。接着又问“贵班”，运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声“兄弟是两淮运司”。谁知田小辫子不听则已，及至听了“运司”二字，那副又惊又喜的情形，真正描画不出。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说道：“啊哟！还了得！财神爷来了！”大众听了他的话都为诧异，就是那位运司亦楞住了。只听得田小辫子说道：“你们想想看，两淮运司的缺，有名的是‘一个钟头进来一个元宝’。一个元宝五十两，一天一夜二十四个钟头，就是二十四个元宝，二十四个元宝就是一千二百两。十天一万二千两，一个月三十天，便是三万六千两。十个月三十六万，再加两个月七万二，一共是四十三万二。啊唷唷！还了得！这们一个缺，只要给我做上一年就足够了！”他正说得高兴，忽然旁边有他一个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么给人家做，人家还不肯要呢？”众人忙问：“给谁谁不要？”那人说道：“就是那个唐什么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这个缺，他一定要辞不做吗？”又一个人说道：“唐某人呢，本来是个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银钱看轻些，任你是甚么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且现在的这个运司缺，亦比前差了许多。”田小辫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众人见他说的穷形尽致，也不理他。

停了一刻，约摸已有十点打过，制台在老祖前应做的功课一

一停当，方才出外见客。头一班司、道进见。田小辫子是初次稟到的人，于是随着一同进去，见了制台。一切礼节全是隔夜操练好的，居然还没有大错；不过一件毛病不好，是爱抢说话，无论制台问到他不问到，他都要抢着说。幸亏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倒也并不动气。见过一面之后，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说他的坏话，说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场上的规矩都不懂得。制台道：“还好，尚不失他的本色。这种人倒是老实人，是不会说假话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头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倒好问问他。究竟他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谅来不敢蒙蔽我们。”藩台见制台如此，亦没有别的说话。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来。

第三天又一同上院。凑巧同见的有营务处上的一位道台。制台朝着这位道台说道：“现在营制太不讲究。就以羊某人所带的几营而论：有一营一半是德国操，一半是英国操；又一营全是德国操，忽然当中又搀了些长苗子。这长苗子是我们中国原有的，如今搀在这德国操内，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个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烦，总要诸位费心帮帮忙。羊某人也是含含糊糊的，你们总得说说他才好。还有此一件习气最不好：我每逢出门，看见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枪倒掬在肩膀上，那一头也有挂一把雨伞的，也有挂一双钉鞋的，真正难看！”制台说到这里，那个营务处道台还没有答腔，田小辫子抢着说道：“不瞒大帅说，职道在敝居停羊某人营里看得多了，德国操的洋枪到是倒掬的。大帅倒不必怪他。”

制台听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个营务处上的道台说话。一会又说道：“新近有个大挑知县上了一个条陈，其中有些话都是窒碍难行，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这些营务事情，如非亲身阅历，决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辫子又插嘴道：“职道跟敝居

停羊某人相处久了，有年职道同敝居停谈起这件事，职道拟过几条条陈，很蒙敝居停说好。明天倒要抄出来送给大帅瞧瞧。”制台道：“你有什么见解，尽管写出来。”田小辫子又答应了“是”。等到院上下来，便把从前在店里专管写信的一位朋友请了来，同他商议。他自己拿嘴说，那个朋友拿笔写。写了又写，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个钟头，好容易写了一个手折，其中又打了几个补钉。

到了次日上院，齐巧这日制台感冒，止辘不见客。田小辫子扑了一个空，心中甚是闷闷，便同巡捕官说道：“我是来递条陈的，与别位司、道不同。老师既不出来见客，可以带我到签押房里独见的。”巡捕官道：“老师今天连老祖跟前的功课都没有做，此刻刚正吃过药，蒙着两条棉被在那里出汗。早有过吩咐，统通不见，请大人明天再过来罢。”田小辫子无奈，只得闷闷而回。谁知制台一连病了五天，就一连止了三天辘门。田小辫子要见不能见，真把他急得要死。

到了第六天，制台的病稍为好些。因为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来理事，于是有两三个跟班的架着，勉强出来会客。田小辫子跟了一班司、道进见。自然是藩台同着盐、粮二道说话，问：“老师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病是好了，不过觉着没有气力。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算算不大，怎么一病之后，竟其如此无用？”别人尚未开口，田小辫子先抢着说道：“老师白天忙，晚上忙，早晨有早晨的公事，夜里有夜里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如此的磨呢？老师总要保养保养才好！”他说的原是真话，不料这位制台上房里一共有十一个姨太太，听了他话，一时误会了意，沉吟了半天，忽然说道：“老兄的话很不错，但是兄弟姬妾虽多，这两年因为常常在老祖跟前当差，一直是斋戒

的，怎么还会生病？”田小辫子连忙分辩道：“职道说的公事是老帅天天办的公事，并不是……”说到这里，也咽住了。

制台见他说话莽撞，心上好不自在，半天不响。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辫子站起来，从袖筒管里掏出一个手折，双手奉上制台，说道：“这是上回老帅吩咐拟的条陈，职道已经写好了五六天了，带来请老帅过目。”制台说了半天的话，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们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辫子要他看条陈。他要待不看，无奈他这好好先生是做惯的，一时又放不下脸来，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折接了过来，翻开来大略看了一遍。两手拿着手折，禁不住瑟瑟的乱抖。藩台怕他劳神，便说：“大帅新病之后，不可劳神，条陈上的事情过天再斟酌罢。”谁知田小辫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兄弟这个条陈，是大帅五六天前头吩咐的。”一面说，一面又跑到制台面前，拿手指着条陈，说道：“大帅，条陈不多，只有四条。大帅请看这第一条。”此时制台正被他弄得头昏眼花，又见他自己离位指点，毫无官体；本来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见他这个样子，倒要看看他的条陈如何再讲。但是头里发晕，虽然带了眼镜，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说给我听罢。”田小辫子一听大喜，忙把手折接了过来，双手高捧，站在地当中，高声朗诵。未曾念满三行，已经念了好些破句：原来替他做手折的人，其中略为掉了几句文，所以田小辫子念不断句。制台听了不懂，便问大众：“诸公懂他的话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语。

制台道：“你老实讲给我听罢，不要念了。”田小辫子便解说道：“职道的第一条条陈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队伍都不准他们吃饱。”制台道：“还是要克扣军饷不是？俗语说的好，‘皇帝不差饿兵’，怎么叫他们饿着肚皮打仗呢？”田小辫子道：“大帅不知

道，这里头有个比方：职道家里养了个猫，每天只给他一顿饭吃，到了晚上就不给他吃了。等他饿着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给他东西吃了，他吃饱了肚皮就去睡觉，便不肯出力了。现在拿猫比我们的兵，拿耗子比外国人。要我们的兵去打外国，断断乎不可给他吃得个全饱，只好叫他吃个半饱。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们饿了，自然要拚命赶到外国人营盘里抢东西吃。抢东西事小，那外国人的队伍，可被我们就吵乱了。”制台道：“不错，不错。外国人想是死的，随你到他营盘里抢东西吃。他们的炮火那里去了？我看倒是一个兵不养，等到有起事来，备角文书给阎王爷，请他把‘枉死城’里的饿鬼放出来打仗，岂不更为省事？”说完，哈哈一笑。田小辫子虽听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话，但见制台的笑，料想其中必有原故，于是脸上一红，说道：“这个道理，是职道想了好几天悟出来的。”

制台听他说的话开味，便也不觉劳乏，反催他说，道：“第一条我已懂得了。你说第二条。”田小辫子见制台要听他条陈，更把他喜的了不得，连忙说道：“前头第一条讲的是陆师。这第二条讲的是炮台。现在我们江南顶吃重的是江防，要紧口子上都有炮台。这炮台上的大炮是专门打江里的船的。职道有一个好法子是教这炮台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镜把这江里的路看清。譬如外国人的船是朝着西面来的，我们就架上大炮朝着东面打去；倘若是朝着东面来的，我们就朝着西面打去。这叫做‘迎头痛剿’，万无一失。至于或南或北，都是如此。”制台道：“炮台上的炮不打江里的敌船打那一个？难道拨转来打自己的人不成？至于炮台上的人，原该应懂得点测量的；等到看见了敌船，东西南北，对准水线，亦要算准时刻，约摸船还未到的前头一秒钟或两秒钟、三秒钟，就得把炮放出。等到炮子到那里，却好船亦走到那里，

刚刚碰上，自然是百发百中，万无一失。天下那里有但辨方向，不论远近，向海阔天空的地方乱开炮的道理？况且放一个炮要多少钱，你也仔细算算没有？”田小辫子见制台正言厉色的驳他，又当着各位司、道面上，一时脸上落不下，只好强辩道：“职道所说的‘迎头痛剿’，原说的是对准了船头才好开炮。”制台道：“等到船头对准，炮门已来不及了。等到炮子到跟前，那船早已走过，岂不又是落了空？总之，不懂得情形还是不要假充内行的好！”田小辫子被制台驳的无话可说，于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声也不敢响。

此时制台同他驳了半天，虚火上来，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再把后头两条逐一解说出来。田小辫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说道：“第三条是为整顿营规起见，怕的是临阵退缩，私自逃走，或者在外头闹乱子闯祸。照职道这个法子，就不怕他们了。”制台道：“有什么高明法子？倒要请教请教。”田小辫子道：“职道也不过如此想，可行不可行，还求大帅的示下。”制台道：“快讲！不要说这些费话了！”田小辫子道：“凡是我们的兵，一概叫他们剃去一条眉毛。职道想这眉毛最是无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个人只有一条眉毛，无论他走到那里，都容易辨认。倘若是逃走以及闹了乱子，随时拿到就可正法，是断乎不会冤枉的。”制台道：“从前汉朝有个‘赤眉贼’，如今本朝倒有了‘无眉兵’了，真正奇闻！你快一齐说了罢！”

田小辫子只得又说道：“这第四条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或是出去打盐枭，拿强盗，所有我们的兵，一齐画了花脸出去。”制台道：“画了花脸，可是去唱戏？”田小辫子道：“兵的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好叫强盗看着害怕。他们老远的瞧着，一定当是天神天将来，不要说是打强盗，就是去打外国人，外国人从来

没有见过，见了也是害怕的。”制台道：“你的法子很好，倒又是一个义和团了！”田小辫子把脸一红道：“职道虽然没有见过义和团，常常听北边下来的朋友谈起团里的打扮，有些都学黄天霸的模样。职道现在乃是又换一个样儿，是照着戏台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脸去画，无论什么人见了都要害怕的。”

田小辫子只图自己说得高兴，不提防制台听了他的条陈，竟其大动肝火，顿时唾了一口道：“呸！这样放屁的话，也要当作条陈来上！你们诸公听听，传出去岂非笑谈！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将来候补的一定还要多哩！”田小辫子还当制台有心说笑话，同他呕着玩耍，便亦笑嘻嘻的凑趣说道：“江南本来有个口号，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制台不等他说完，便接口道：“像你这样的候补道，本来只好比比驴子！婊子！再稍微上等点的人，你就比不上！”其时藩台等人见制台说话说的长远了，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上了年纪的人是经不起的。况且这位制台是忠厚惯的，今忽一旦动了真火；田小辫子又是个市井无赖，不晓得甚么轻重的，生恐他两个人把话说抢，将来不好收场。于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齐站立告辞。制台一面送他们，还一面数说田小辫子。此时田小辫子要强辩也不敢强辩了，于是跟着大众一块儿出去。

走到外面，将要上轿，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这个条陈今天是不该应上的。劝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寅赵元常。他便拉了赵元常袖子，自己分辩道：“我那里有工夫上这捞什子！这原来是大帅他自己问我要的。他问我要，我怎么好说不给他？而且条陈不上在我，用不用由他；他也犯不着生这们大气，拿人不当人！人家的官小虽小，到底也是个道台，银子一万多两呢！”赵元常见他的为人呆头呆脑，说的话不伦不类，又想到制台刚才待他的情

形，恐怕事情不妙。赵元常本是羊统领的知交，田小辫子到省，羊统领曾托过他，说：“田小辫子是个生意人，一切规矩都不懂得，总得你老哥随时指点指点他才好。”所以这赵元常才肯埋怨他，劝他不要多讲话。后来他不服赵元常的话，赵元常也生气，便趁空回了羊统领，说：“田某人太不懂事，总得统领自己把他叫来开导开导才好。”羊统领本来同他很关切的，当时一口应允，说：“等我马上关照他。”

齐巧这日阴天，很有雨意，羊统领没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几个道台，甚么孙大胡子、余萼臣、潘金士、糖葫芦、乌额拉布、田小辫子一共六位，又面约了赵元常，通统宾主八位，同到钓鱼巷大乔家打牌吃酒。赵元常因另有事情，说明白去去再来。羊统领却自己坐了轿子先去吃烟。这大乔同羊统领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见面之后，另有副肉麻情形，难描难画。一霎时亲热完了，所请的七位大人也陆续来了。当下先打牌，后吃酒。

却不料那田小辫子田大人新叫的一个姑娘，名字叫翠喜，是乌额拉布乌大人的旧交。乌额拉布同田小辫子今天是第一次相会，看见田小辫子同翠喜要好，心上着实吃醋。起初田小辫子还不觉得，后来乌大人的脸色渐渐的紫里发青，青里变白。他是旗下人，又是阔少出身，是有点脾气的。手里打的是麻雀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这一副牌齐巧是他做庄，一个不留神，发出一个中风，底家拍了下来。上家跟手发了一张白板，对面也拍出。其时田小辫子正坐对面，翠喜歪在他怀里替他发牌；一会劝田小辫子发这张牌，一会又说发那张牌。田小辫子听他说话，发出来一张八万，底家一摊就出。仔细看时，原来是北风暗克，二三四万一搭，三张七万，一张八万等张。如今翠喜发出八万，底家数

了数：中风四副，北风暗克八副，三张七万四副，八万吊头不算，连着和下来十副头，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两翻一百零四，万字一色，三翻二百零八。乌额拉布做庄，打的是五百块洋钱一底的么二架，庄家单输这一副牌已经二百多块。乌额拉布输倒输得起，只因这张牌是翠喜发的，再加以醋意，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顿时拿牌往前一推，涨红了脸，说道：“我们打牌四个人，如今倒多出一个人来了！看了两家的牌，发给人家和，原来你们是申通好了来做我一个的！”翠喜忙分辩道：“我又不晓得下家等的是八万。你庄家固然要输，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输。”乌额拉布道：“自然要输！你可晓得你们田大人不是庄，输的总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个老爷不是做一个姑娘，一个姑娘不是做一个老爷，甚么我的田大人！你们诸位大人听听，这话好笑不好笑？”

田小辫子看见乌额拉布同翠喜倒蛋，心上已经不愿意。他本是个草包，毫无知识的人，听了翠喜的话，便也发话道：“‘中正街的驴子，谁有钱谁骑！’乌大人，你不要这个样子！”乌额拉布见田小辫子说出这样的话来，便也恼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辫子兜胸一把，那一只手就想去拉他的辫子。幸亏糖葫芦眼睛快，说道：“别的好拉，他的辫子是拉不得的！共总只剩了这两根毛，拉了去就要当和尚了！”乌额拉布果然放手。说时迟，那时快，田小辫子也拉住乌额拉布的领口不放。只听得田小辫子骂乌额拉布“乌龟”，乌额拉布亦骂田小辫子“田鸡”。田小辫子说：“我做田鸡总比你当乌龟的好些！”当下你一句，我一句，两人对骂的话，记也记不清。这日打牌的人共是两桌，大众见他二人扭在一处，只得一齐住手，过来相劝。其时外边正下倾盆大雨，天井里雨声哗喇哗喇，闹的说话都听不清楚。大家劝了半天，无奈他

二人总是揪着不放。乌额拉布脸上又被田小辫子拿指甲挖破了好两处，虽然没有出血，早已一条条都发了红了。羊统领虽然是武官，无奈平时酒色过度，气力是一点没有的，上前拉了半天，丝毫拉不动二人。又想：“倘或被他们二人一个不留神，误碰一下子，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来。后来好容易被孙大胡子、赵元常一干人将他俩劝住的。乌额拉布坐定之后，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发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镜跟前一看，才晓得被田小辫子挖伤了好几处，明天上不得衙门，见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气。一面告诉别人，一面立起身来想找田小辫子报复。其时田小辫子已被赵元常等拖到别的屋里去坐。乌额拉布见找他不到，于是又跺着脚骂个不了。羊统领道：“乌大哥脸上的伤，可惜是田小辫子挖的。倘或换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拿他弄到这个样儿，乌大哥非但不骂他，而且还要得意呢。”说的大家嗤的一笑。

其时天已不早。外面雨势虽小了些，依旧淅淅沥沥下个不了。羊统领便吩咐摆席。正要叫人去请田、赵二位大人，只见赵元常独自一个进来，说田小辫子不肯吃酒，一个人溜回去了。羊统领只好随他。于是大家入座，商议着明天上院，叫人替乌额拉布请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钓鱼巷养伤。

席面上正说着话，忽见外面走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浑身拖泥带水，用一块白手巾扎着头，手巾上还有许多鲜血。走进门来，一见统领，便拍托一声，双膝跪地，口称：“军门救标下的命！”羊统领一见之下，不觉大惊失色，心上想：“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并不见有他在内，怎么他的头会打破？”正在疑疑惑惑，又听那个人说道：“标下伺候军门这多少年，从来没有误过差事；就是误了差事，军门要责罚标下，或打或骂，标下都是愿意的。

如今凭空里添了个外国上司，靠着洋势，他都打起人来，这还了得！标下是天朝人，虽说都司不值钱，也是皇上家的官，怎么好被鬼子打？标下今年活到毛六十岁的人了，以后这个脸往那里摆？总得求求军门替标下作主！”说罢，又碰了几个头，跪着不起来。羊统领还不明白他的说话，便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说在我这里当差，怎么我不认得你？你好好一个人，怎么会叫外国人打？总是你自己不好，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标下在新军左营当了十八年的差。军门有时出门或者回来，标下跟着本营的营官接差送差，军门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平时没有事，标下又够不上常到军门跟前伺候你老人家，军门那里会认得标下呢？至于外国人那里，标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说外国话，标下也学着说外国话对答他，并没有说错甚么，他抢过马棒就是一顿。现在头上已打破了两个大窟窿，淌了半碗的血。军门不替标下作主，标下拚着这条老命不要，一定同那鬼子拚一拚！”

其时台面上的人算孙大胡子公事顶明白，听了那人的话，没头没脑，心上气闷得很，急忙插嘴问道：“你到底是谁？叫个甚么名字？怎么会同外国人在一块儿？说明白了好叫你军门大人替你作主。”羊统领到此，亦被孙大胡子一言提醒，帮着催他快说。又见那个人回道：“标下叫龙占元，是两江尽先补用都司，现在新军左营当哨官。五天头里，标下奉了营官的差遣，同了本营的翻译到下关迎接本营的洋教习。那知一等等了五天，连个影子都没有。偏偏今天下大雨，标下以为下雨那外国人总不会来的了；正因等的不耐烦，就跑到一个朋友家去躲雨。那晓得正是下大雨的时候，轮船正拢码头。标下听见轮船上放气，赶紧跑到趸船上去看，只见外国人站在那里生气，说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湿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

标下因为他是外国人，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标下算得甚么东西，当时就赶紧上前周旋他。他一连问了几句话，标下又赶紧的答应他。不料标下周旋他倒周旋坏了。他咕咧呱啦说的是些甚么话，标下还一句不懂，他已经动了气，拿起腿来朝着标下就是两脚。标下说：‘有话好说，你犯不着踢人。’他也不听见，顺手就把标下手里的马棒抢了过去，一连拿标下打了十几下子，以致把头打破。标下说的句句真言，诸位大人不相信，现今翻译同了标下同来，他就是个见证。”

说到这里，跟他来的人当中，便有一个衣服穿的略为齐全的，走上来朝着羊统领打了一个千，自称他是营里的翻译：“一向少来替军门请安。今天是被龙占元龙都司拉了来替他做见证的。”羊统领见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欠，仍旧坐下，问道：“怎么好端端的会被洋教习打呢？洋教习说些甚么？他是怎么回答的？”那翻译便凑前一步，道：“回统领的话：龙都司实实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轻，头都打破。他说的话，一字儿不假。至于他为了甚么捱打，却要怪他自己不会说话。”羊统领道：“是啊，外国人断乎不会凭空打他的，总是他自己不好。”此时龙占元跪在地下，听见翻译说他不是，统领怪他不好，直把他气的脸红筋胀，昂着头，噘着嘴，一个人赌咒。

羊统领也不理他，便催翻译快说。翻译回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老天爷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会弄潮，就没有这场事了。偏偏轮船拢码头，偏偏下大雨。那洋人的行李从轮船上搬到趸船上，虽然一跨就过，搬行李的人又没有拿伞，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脾气亦实在难说话，到了趸船上，就跳着脚骂人。等他骂过一会子，没有人在他跟前，他也只好罢手。齐巧龙都司要去讨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那洋人